

# 移民研究，能否成为一种“国家学科”

陈恒

无限多样、丰富多彩的世界本来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，人只是其中的一员。在早期阶段，人类在自然界中建立的“社会飞地”(social enclave)是很小的。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1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，地球上共生存着870万种生物物种，包括650万种陆地生物和220万种海洋生物，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消亡的物种。当然组成世界的不仅是具象的物，还有颜色、音调、压力、空间、时间等等。人只是生物物种中的一个，属于自然的一部分。无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什么，这个世界并不直接屈服于我们；我们须敬畏世界、敬畏自然。

## “非洲大流散”

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中的哺乳动物，最早的灵长类动物是在6500万年前被称为古新世的地质时期进化而来的。大约500万年前，在非洲出现了最初的原始人；大约200万年前，智人在非洲出现，成为一个独特的物种；大约10万年前，非洲的智人发展出语言和其他独特的文化特征；约7—6万年前，智人将其活动范围从非洲扩

大到欧亚大陆；约公元前20000—15000年，最后一次大冰期，智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澳大利亚和美洲。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农业发展之前，世界上的人口据说有100万左右。从移民角度看，从非洲出发迁徙到世界各地的的人口流动可称为“非洲大流散”，今天的种族、民族、国家都和非洲有关。而无论多少年的人类史、文明史、文化史，它们的历史与未来地球的历史与未来、宇宙的历史与未来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从大历史看，这三种历史在时间坐标轴上都是肉眼看不见的极其微小的颗粒，作为宇宙公民的人只是这颗粒的组成部分，必须时刻牢记“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”这一命题，如此则会使得我们尊重并尽最大努力顺应自然的发展。

进入文字社会后，移民快速占据了世界各地。古代希伯来移民、希腊移民、民族大迁徙、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、阿拉伯帝国的扩张、蒙古人的扩张、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的移民、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、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移民浪潮、饥荒迫使人员的流动等等，奠定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底色。没有移民，就没有

今天的民族-国家，今天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是移民国家，移民成就了一切。

## “哥伦布大交换”

移民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，物质的流动、贸易的往来、思想的流动、文化的移植乃至动植物的迁徙大都是由移民造成的，移民是促进连接、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。移民创造了世界，没有移民就没有文化的活力，没有移民就没有世界社会；移民是国家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，也是激发国家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。当今无论国内范围还是国际范围的移民，其规模、类型、背景等都是愈加复杂，移民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多样、全面、深刻，具有非同凡响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意义。移民对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所谓的“哥伦布大交换”。

历史学家罗斯比(Alfred W. Crosby Jr., 1931—2018)创造了“哥伦布大交换”(Columbian Exchange)一词，学界又称之为“大交换”(Grand Exchange)，这种交换意味着人种、动物、植物以及疾病在欧洲、美洲、亚洲和非洲以前孤立的陆地区域之间的流

动，而这一流动始于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在1492—1493年间的首次航行。“哥伦布大交换”对世界各地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态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。从旧世界引进的部分物品包括绵羊、山羊、牛、马、猪、驴、狗、猫、鸡、鸽、鸭、小麦、大麦、香蕉、橙子、芒果、甜瓜、洋葱、葡萄、甘蔗、萝卜等，也包括天花、水痘、麻疹、流感等疾病。从新世界引进的物品包括玉米、土豆、红薯、西红柿、烟草、花生、龙舌兰、奎宁、可可、火鸡等，梅毒也被带到了欧洲。动植物的交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，大大增加了饮食蛋白质来源，刺激了人口的急剧增长。天花、流感等疾病的流行给新世界本土居民带来了极大伤害，许多人口学家认为，1492年后原住民人口减少了90%以上。反过来，欧洲人成为新大陆梅毒疾病的牺牲品。总体来说，是移民造就了“哥伦布大交换”，从而改变了新世界和旧世界生活的许多方面，促进人类的交往与发展。

## 以“人”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

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，当今世界

有2.72亿国际移民，7.63亿国内移民。这些数字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是各国各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往的载体。据哈佛大学国土教授的研究，目前有6000万海外华人散居在世界各地，如果把庞大群体设想为一个国家的话，论人口规模可居世界第25位，论经济实力可居世界第10位。可见华侨华人是世界文化交往的重要使者，任何区域国别研究都回避不了这一庞大、鲜活的群体。一言蔽之，移民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，在提升文明内涵、促进文化发展、改善经济条件、影响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。

从历史维度来看，群体流动与个人流动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，从运输、贸易、旅游、游学到战争、帝国扩张、文化流传、观念传播等，决定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人员的流动。流动跨越时空、跨越学科，可以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，更容易出现新的研究点，比如交通地理学、时间地理学、城市地理学、旅游地理学、社会地理学、文化地理学、经济地理学、政治地理学、历史地理学等等，都是以移民为基础的新兴学科。

移民研究是真正以“人”为中心的跨文化、跨社会、跨国、跨洲的多学科研究，它涉及人口学、地理学、统计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管理学等学科，移民研究特别符合区域国别综合研究的学科属性、内在本质。移民研究是一门大学问，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这一领域可以真正把各个学科串联起来，符合新文科、新理科的交叉融合发展的要求，符合时代的要求，可以说是一种“国家学科”的新探索。

(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)

# 愿每个人都能创造自己的『奇迹年』

梁捷

一百年前的1922年，被称为文学“奇迹年”。T.S.艾略特的《荒原》、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、伍尔夫的《雅各的房间》都在这一年出版，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石由此奠定。实际上，“奇迹年”(annus mirabilis)这个概念是科学史研究者发明的。三月底，我曾在经济学院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同学们写了一封信，介绍“奇迹年”这个概念，鼓励年轻人，也鼓励自己，为生活赋予意义。如今大家的生活都逐渐回到正轨，但我也还想多谈两句。

我是做思想史研究的，所以知道，学术工作的重要性与它所耗费的时间不一定成正比。有很多工作是十年磨一剑，靠着点点滴滴的工夫逐渐累积而成，但也有很多工作是爆发性的，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蹴而就。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，人有可能在短时期内爆发强大创造力，也可能在很长时期找不到灵感。我们过去的教育强调个人努力，而对于偶然爆发的创造力认知不足。

科学史上有两个著名的“奇迹年”，一个是爱因斯坦的“奇迹年”，一个是爱因斯坦的“奇迹年”。在1665至1666年间，牛顿为了躲避瘟疫而回到乡下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发明了微积分原理，又对光进行了分解实验，还提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初步设想。牛顿一辈子最重要的工作竟然都是在那几个月里完成的。

爱因斯坦的情况也很类似。1905年，26岁的爱因斯坦向德国《物理学年志》杂志提交了4篇论文，其中包括了分子运动论、狭义相对论和光子假说。这些研究是爱因斯坦一生最重要的工作，帮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而它们也都是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和发表的。所以科学史研究者以牛顿和爱因斯坦为范例，提出了“奇迹年”的说法。

对于学者而言，“奇迹年”现象并不罕见。研究和发表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比如某个学术领域本身的进展，自己对这个领域的认识，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，自己所承受的科研教学压力，自己是否遇到了合适的学生或合作者，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，自己的家庭环境和日常生活等等。没有哪一种工作环境是完美的，当时地利各方面都有利于研究时，自己会觉得特别顺手，学术研究的进展会特别快。这样一来，就有可能创造自己的“奇迹年”。

疫情期间，个体极易产生负面情绪。但是从两年前的那一轮疫情来看，我发现有些老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，在家专心写作，而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。这些成功的榜样，足以鼓励大家树立信心，保持身心状态，一起创造自己的“奇迹年”。

我相信，“奇迹年”这个提法可以给处在任何境遇的人提供希望，你不知道偶然爆发的创造力什么时候会来。哲学家罗蒂曾经说过，希望的存在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。希望所特有的灵感价值是任何专业知识所不能提供的。中间一段，田家与逸士逸士合一，略显违和。“林叟”二句，全诗是：

中岁颇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

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

王维这首《终南别业》实为山林景象，画中就处理成暖色调的亭下晤谈，包围在热闹的山家场景里。与南宋那件著名的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扇面相比，高下立判。

五首王维，七首孟浩然，落到绢布上，不是隐者的偈语，而是俗世的颂歌。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)

## 论衡

## 学林

# 画里唐诗二章

韩进

自题说是合高克恭云山和赵孟頫《仙山楼阁》而成。两者在画面里一上一下，拼合得不着痕迹。这种拼法，较早见董其昌用得比较多。所谓“仙山楼阁”，一般认为由李思训创题。宋元人喜欢这个题材，归于赵孟頫名下的则没有见过。其常见的特征大约有两点：一是青绿，二是工细。翁同龢的这一幅也是同样的基调——比较板细的青绿山水。

画的尺寸大，从上到下铺满，就有些通景画的效果。视觉上的大面积青绿，听觉上骤然而至的雷雨，嗅觉上的袭人花气。翁同龢坐卧其下，沉浸式的体验方式成为可能。他身体不适，又念及母亲，情绪伤感而又敏锐。画的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席卷他。翁同龢被“治愈”了——“病去七八”(《翁同龢日记》)。

青绿雅驯而不失视觉装饰性，不比墨山水的枯淡和内抑。经过词臣画风的熏洗，翁同龢接受青绿很好理解。雷雨挟千钧之力横扫旧世界，动而复静，已是新的人间，香气馥郁四溢。这合乎他潜意识里的那个新秩序，流动、向上的光景也符合这个时期帝党的乐观心态。

## 王孟的俗世颂歌

关于传统山水画卷卷的研究，学界已经揭示了好几个有价值且具趣味性的方向，包括长卷的时空属性，其空间分割与推进的方法，以及观看方式等。借这些视角来观照，王孟的《唐人诗意图》可谓妙不可言。全卷由十二段相对独立的诗意图精巧缀合而成。总长三米三五，每十数厘米，就有两句唐人诗书于眉端，分做七八路，呈辐射状飞起，直要填满天际。题诗云：“畅以沙际雁，兼之云外山。”(王维《泛前陵》)“雁”通行作“鹤”。画面恣肆张扬，叫人惊诧。

王孟与卷中十二诗题相重复的诗意图册也还有几件，如是布置芦雁的也有数幅。其中一幅题说是仿朱孟辨。朱孟辨，名带，是明初翰林，以画芦雁知名。《铁网珊瑚》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著录其《芦州聚雁图》，遂成经典。画家这里的信心，所来自有。

既见屋舍，倦客投馆，路上便换作骑牛的牧童。对岸有接应者，是谓“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”，出自王维《渭川田家》。

林里望一望，再想一想，还是不知其所起。“要有光，于是便有了光。”天地生人的传奇，可不就是无缘无故的么。天地铺施的底色是董源的江南坡渚，披麻皴织就，走势平缓绵长。远山隐现，布阵列一，作数层起伏。这一段题诗云：“天开斜景遍，山出晚云低。”天开图画，画家的野心隐约可见。平地里的娟娟竹林，细水小

口，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，里面都包蕴着新世界的启示。句出孟浩然《途中遇晴》。上联是“已失巴陵雨，犹逢蜀坂泥”。下两联云：

徐湿沾草草，残流尚入溪。今宵有明月，乡思远凄凄。

雨和着泥，溪水四漫，羁旅倦客，全诗诗意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画意。斜阳、明月的时间性亦统括全卷。后面的诗句里，还有三处夕阳三处月。诗人是料定有月，画家后来则直接把月画了出来。只是画家不做零落栖迟的哀叹，而是处处呼应，行者有院舍落脚，牧童被殷切盼归。有来访者，就有迎客的主家。有离散者，就有留门的好友。

路面发白，显现是一条繁忙的主干道。林子造得直，马路铺得实。画家绝不让观者寂寞，殷勤抛出小确幸。坡道上就有一线水流来打断这单调，路断了，上面松松地架着木板。再往上，覆着一棵几乎横卧的大树。路上渐有行旅、骡马，都往左去。又有大树奔右相迎，再次导往前往。

正面稍往上，又见一倒梯形小水口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未入溪的残流，状似流苏，样子稳中有变。观者的眼睛养育了它，就像小王子的玫瑰花。它变得亲切可人，在稍长的观画之旅中慰藉我们，给予走下去的信心。画家预料到后面场景数变，先给我们一个标志物好认路。

王蒙与卷中十二诗题相重复的诗意图册也还有几件，如是布置芦雁的也有数幅。其中一幅题说是仿朱孟辨。朱孟辨，名带，是明初翰林，以画芦雁知名。《铁网珊瑚》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著录其《芦州聚雁图》，遂成经典。画家这里的信心，所来自有。

既见屋舍，倦客投馆，路上便换作骑牛的牧童。对岸有接应者，是谓“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”，出自王维《渭川田家》。

口，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，里面都包蕴着新世界的启示。句出孟浩然《途中遇晴》。上联是“已失巴陵雨，犹逢蜀坂泥”。下两联云：

徐湿沾草草，残流尚入溪。今宵有明月，乡思远凄凄。

雨和着泥，溪水四漫，羁旅倦客，全诗诗意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画意。斜阳、明月的时间性亦统括全卷。后面的诗句里，还有三处夕阳三处月。诗人是料定有月，画家后来则直接把月画了出来。只是画家不做零落栖迟的哀叹，而是处处呼应，行者有院舍落脚，牧童被殷切盼归。有来访者，就有迎客的主家。有离散者，就有留门的好友。

路面发白，显现是一条繁忙的主干道。林子造得直，马路铺得实。画家绝不让观者寂寞，殷勤抛出小确幸。坡道上就有一线水流来打断这单调，路断了，上面松松地架着木板。再往上，覆着一棵几乎横卧的大树。路上渐有行旅、骡马，都往左去。又有大树奔右相迎，再次导往前往。

正面稍往上，又见一倒梯形小水口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未入溪的残流，状似流苏，样子稳中有变。观者的眼睛养育了它，就像小王子的玫瑰花。它变得亲切可人，在稍长的观画之旅中慰藉我们，给予走下去的信心。画家预料到后面场景数变，先给我们一个标志物好认路。

王蒙与卷中十二诗题相重复的诗意图册也还有几件，如是布置芦雁的也有数幅。其中一幅题说是仿朱孟辨。朱孟辨，名带，是明初翰林，以画芦雁知名。《铁网珊瑚》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著录其《芦州聚雁图》，遂成经典。画家这里的信心，所来自有。

既见屋舍，倦客投馆，路上便换作骑牛的牧童。对岸有接应者，是谓“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”，出自王维《渭川田家》。

清·王原祁《杜甫诗意图》轴 翁氏家族旧藏 现藏上海博物馆



▲ 清·王蒙《唐人诗意图》(局部)。二处题诗为“天开斜景遍，山出晚云低”“畅以沙际雁，兼之云外山”。

“画是无声诗，诗是有声画。”中国诗与画天然相通，都是重形式、讲规则的艺术。文人画家绘诗意图，写题画诗，虽不是总能自出机杼，但一般也算游刃有余。画师画古诗文修养未足，不过也未必就只能临渊羡鱼，徒呼负负。诗人中乐于合作、授意，或者主导布置经营者在不少。比如姚燮、李慈铭，以及雍亲王胤祺。

## 翁师傅的隐秘心意

“雷声忽送千峰雨，花气浑如百和香。”翁同龢遇到一幅含“酥(和)”字题的诗画是在光绪十三年(1887)的六月初二。夏日的天气，阴晴不定。中午雷声隆隆，落了一阵雨。到暮色初上时，雨意又浓，但随即转晴了。光绪皇帝今天的功课潦草结束，细心的翁师傅不免又有些担忧他，但毕竟开始亲政了，一切都大有可为。

在这个踌躇满志的时期，这样的天气，王原祁名下的杜甫《即事》诗意图，应时应景宜人，叫翁同龢没法儿拒绝。送画来的茹古斋主玲珑剔透。翁同龢当天虽没表态，但接下来的举动颇有有些不寻常，看得出来很是心动了。先是有知交兼画家的倪文蔚来看画，又有麟书、沈秉成、孙家鼐和徐郁四人结伴要来，因雨未果。翁同龢自己这几天回到住处，也“写扇看画，不胜其忙”。写扇面应酬，耗时费力，是令人叫苦不迭，连看画也看到“不胜其忙”，可见不是平常时光里从容摩挲自家藏品，而是在赶任务。猜测茹古斋的这幅杜甫诗意图暂时就搁在翁同龢这里，限了时间，等他做决定，买还是不买。

到了第六天，双方谈妥价格，顺利成交。本来杜甫诗意图要价四百两银子。翁同龢还价到三百两，还饶了董其昌和戴本孝的册页各一件。

巨幅大轴，经营不易，对业余文人画家不太友好，蓝瑛、张熊这类行家则更有优势。展示也有难度，现在的博物馆有时也显得准备不足。见过蓝瑛的一幅，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占了一面墙，底下还得卷起来一点，放不全。学者讲中国观画方式与西方不同，大幅是其中比较接近架上绘画的。收画的一年以后，翁同龢因病得闲，张罗着在东厅把这幅画挂了起来。

画意出自杜律：暮春三月巫峡长，鼎鼎行云浮日光。雷声忽送千峰雨，花气浑如百和香。黄莺过水翻回去，燕子衔泥湿不妨。风阁卷帘帘画里，虚无只少对潇湘。诗圣一贯的高明手段，意思密，转折多。画家们喜欢画杜甫，因为意象丰富，容易化为具体的形象。但杜甫也不总是好画，时间、空间转得快，得有取舍。颌联这两句，上句雨来，下句雨已过。绢上的画面却是静止的，时间没法在上面流动。画家就画千山尽湿，雨云尚浓。云是高米样式，杜甫不是遗憾“少对潇湘”么，画家实现了他的愿望。文人画里没有比米家云山更具潇湘意味的形象了。至于其间花香爆炸，蒸腾充塞，则全交给你自己想象。下方细心布置了好几种花卉，荷花、黄蒲蒲、紫薇，还有一种叶子像兰花的小紫花。它们的花期大致都在夏天，不是杜甫诗里的“暮春三月”。单看“雷声”二句，确实容易误会是夏天景象。画画的时间又在农历五月至七月上旬，与画中花卉的花期也很接近，或者就是画家随意接拾眼前植物而成。

这画是为了配康熙的墨宝而作，尺寸上就是向它看齐。原来御书的同样是这两句杜律，说是“结构精严”(画面上方王原祁题识中语)，画笔自然也不敢造次。为安全起见，画家也就不自由发挥，

